林下筆記

三十三冊

卷之二十九

春明逸史 五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九

春明逸史目錄 五

病同古人

平生難醫之疾

究竟皆同

呂對大臣入叅

應對敏速

愛狗成癖

名馬殉主

打鼠有忌

世傳禮記

東土古蹟

牧溪鄉居
補衣難於秘戲
名筆有手巧
詩嘲丞相
書法相較
黃媍故事
藥果紙
卜筮之書
靈棋經
人日之雨

千壽硯銘
羊毫真品
好墨古製
東國墨品
古無周紙
各樣扇子
影窓濫設
大小輸子
帶綬圖章
人澂言是

惡地師
趙夫人之量
朴夫人識見
洪知府數作宰
大官詩格
看花有法
八月梨花
五世石榴
藤葛之異
秘琴里

不動樓

林下筆記卷之二十九

月城李裕元景春輯

春明逸史

相職之難

經山常曰做相之事何事不難而最是典禮間事嘗藥之任爲尤難蓋典禮而無援引之例嘗藥而艱容旋之道眞箇是鑽地不得者也辛未冬余以藥院提調擧行於産室際有大妃殿患候輪直數日而産室之並直有命余曰並直與輪直所重一也於是口啓覆逬至承輪直撤罷之敎然後始就並直蓋慈殿之

患候彌留坤殿産期臨迫之時爲嘗藥者處於其間
措手不得立朝三十年來愈思鄭公之言也

藥院罕例

余直産廳以大妃殿患候因東朝下教差出分提調
緣於相妨故也其在事軆不敢晏然卽啓曰臣等卽
伏見傳教下者大妃殿患候添損至有分司特出之
命臣等旣在闕中亦承諸節下情萬萬驚慮分司未
入之前不敢一刻稍緩玆以相率仰籲伏乞亟許臣
等率醫官先爲入診議定湯劑千萬顒祝批旨命傳
于分司舉行故未得遂誠而是藥院初有之例也

仁荄之稱

初仁荄之仁卽人字也純祖中年命內醫院湯劑方文改以仁字仍爲定規公私文書皆用是字聖主德意推而可仰也

老福堂

正文金公洙根夫人愼氏年將八旬康健無恙長子潁樵官工相次子潁漁位判樞而俱能孝事志物備至嘗築一室奉大夫人名曰老福堂世皆知其榮養也一日其昆季在公屢日爲欲肴覲後先迭出人不覺艷羨克盡孝友之道者宜享福祿之厚也

孝子給復

金晚齋世均嘗曰近世以孝稱者多有生受給復者未知其人何能以措躬也余歎曰此誠君子之言也古之孝者惟恐人知今之孝者惟恐不人知至奉賞典恬若固有晚齋之言足以維世教也身後旌褒神道有知想亦不安况生者而當之乎余王考孝貞公指血試於親劇外叔孝文公能以養志聞于世常曰易名者加之以孝則神其無愧乎畢竟兩公之謚俱受孝字公議攸在不可遏也

祁堂偏說

祁堂語余曰北谷十五六歲渡驪江有一年甲少年同舟中流船漏其人鮮衣防之及其濟也責曰同危而不同救何也北谷笑曰襦袽之用自有當之者斯其足矣後知其少論甚也而官登台司是事何如余曰然老論自其少時有事則必用少論乎祁堂曰非也苟於有事之時為老論者安得袖手也余曰公之言每思高人一着誠可笑也傍人稱之以善為謔兮北谷忠簡洪公致中也

軍號為讖

軍制之有暗號自古伊然而例自兵曹磨錬每日申

時啓下政院則不得開坼送于該曹趁門鑰限須布各營也庚寅歡慶殿火災之前夜軍號是營灰而翌朝有欑室之警又東闕失火時有禁火二字之軍號即夕而驗或曰國有大事神其借人而預告也余則曰出於偶爾也

希谷作文

淵泉洪公文苑巨匠也然而每困於作嘗見李文翼止淵樸文之速歎羨不已曰其才不可及也當洋船之初到洪州也李公歎曰英夷不獨害於國吾家亦當其禍逮丙寅之亂公之侄寅夔鎮撫沁都城陷抵

罷其言果驗

鄉樂府

十載經營屋數椽錦江之上月峯前桃花浥露紅浮水柳絮飄風白滿船石逕歸僧山影外烟沙眠鷺雨聲邊若令摩詰遊於此不必當年畫輞川此詩登於鄉樂高低清濁自合調律必是解音響者所作而錦江之上有月峯余五十年前聽於湖南後遍於八路

謗書古談

李圓嶠之子男妹做謗書古談爲蘱氏名行錄遣家故閣置一邊矣圓嶠夢有一女子自稱蘱氏責曰何

爲陷人於不測之地不爲伸雪乎覺而大驚繼做求編兄弟叔侄同坐貧助祭日不知夜深祭稍晩抑文字之妙入神如是耶

紗帽踏橋

英廟朝嘗設賓錄廳於禁中堂郎並直大提學郎尹白下郎廳爲金忠靖在魯宋忠憲寅明豐原趙公梧川李公也値上元夜約與禁川橋踏月適有文衡入侍之命尹公未克共之諸郎以紗帽踏橋爲題賦詩相示之後四郎廳相繼入閣獨尹公不與抑其無調鼎之分而違踏橋之會歟余曾於甲辰上元隨翰閣

諸僚後共踏禁川橋仍提其事以供笑話之資同遊者南圭齋秉哲鄭周溪基世趙松澗秉駿金楓溪岳均趙暘谷鳳夏諸公而俱躋卿宰惟余一人先冒匪職自愧前後事之懸殊也

近臣鑑戒

純廟初年每於燕閒之夜招軍職宣傳諸臣與之玩同一夜命軍職從門隙買麵以入曰欲與爾輩同喫冷麵一人自貿猪肉而來上問所買者爲用對以供於麵需不荅之及麵之賜也獨否貿猪者而不與曰渠則自有所喫之物通容之侍者殊可以爲戒也

回榜恩典

憲廟朝余以史官屢經回榜人入侍金奉賀履陽蒙賜詩之恩徐判樞俊輔承給樂之命尹判樞尚圭被晉秩之典俱是司馬週甲也近年經山相國之大科回榜御花飾以錦緞蕉泉尚書之進士回榜鈴帶粧以紅色而至若几杖之賜惟經山當之

同名相戲

藥院日次啓辭例書三提調名經山相公與余在嘗藥之任也嘗笑曰君之名同於我也以其行列外元字則一也及余之為都相金知申元植以副提調並

直產廳因擧鄭公之言而稱以一般金台曰曽於年前潁樵相國在亭官廳伴直諸公之字皆倒呼而相戲也至於賤字避閤下字而不爲倒呼矣然則非惟名之相同也葢余字景春而金台字春卿故也語未畢金公歷顧直中余迎而謂曰公於前日何不倒呼春卿字乎潁樵笑曰小生正呼春卿字即倒呼閤下字也一座大笑

字音誤解

趙心庵嘗於講席有所誤讀之音上喻以本音公覺之惶恐謝曰古人錯initial一字至稱死罪今臣所失與

之何異徐梅園亦於進講有趙公之失及退人以為言公曰字音之錯寔由於受學之老學究而誤了至今因慨歎不已蓋衡文之地猶有此等事况餘人乎余嘗與諸相共閱彼地文書其中一句鄧文理未暢左右之論不一莫知適從時申韋史錫禧析而斷之舉座靡然韋史即文苑財望者也

古之儀章

古者秩高宰臣鼈衣用雲紋緞紗帽簷飾雲紋紗大官則公座鋪花氈氊今皆變也健陵以前騎曹郎導相臣於禁中金憲甫致仁懸車十年復入中書方詣

閤近杖軍士為引問之則對以上敎及退也騎郎復行之公吏為請對曰大臣前道吾亦閱典例而舉行之輩變更無常以若處置俱出上意云此等事斯須之間何能上達乎每事如是則下爲淂容措也官員之道寔爲未安請以軍士爲定正廟謝而可之及退㯽因上之左右有髯客即司卷領籤也

章服之變

古之堂下官章服用真紅色帶飾青色鹿角宣廟朝有一天使譏之曰服上下同色自是變爲青復爲緑近則爲鴉黑色俱非古制也中古則儒生之赴泮試

者着紅道袍草綠靴泮長趙公時俊暫行之因而廢之

屛風可攷

太常有一屛風祭享磨鍊壇壝設置昭詳繪畫列書祭品位次各項笏記俱載其中是乃希谷李公之所刱造而年久弊破識者惜之余以都提擧使之改粧別財於庫俾爲攷覽相府亦有一屛未知成於何時而自鴨江至燕京其道路亭站烟臺土堠無遺載畫瞭如指掌洵巨觀也舊在備局今移政府

銀臺便攷

政院出納王命之地也職任綦重事務多端而為承
宣者每聽於胥史以無考據之處也朴公岐壽趙公
秉龜相繼為知申慨然有釐正之意詳考各年日記
裒成一部冊子名曰銀臺便攷凡六房所管無不備
載其於格例間事開卷瞭然自是王命無滯也

內局鐵研

內局有一大鐵研即研藥之器也其機植於地中每
輾子之動也具五人然後始能之其響隶壯聒於四
鄰武藝捄屬之試膂力者必以此物較其優劣古有
扛鼎今見扛研者可呵也

女水工

藥院使隷有所謂女水工者若值御水刺舉行之時使炊飯故別具料布設置此窠而每於常時朝夕炊飯以供醫官其意俾習炊法以待不時之用也盖其爲飯例以赤豆汁和而成之外剛內柔老少俱適用是見稱也

時童故事

闕內時牌禁漏軍士舉行而例以兒輩爲之號稱時童雖寝殿咫尺之地必高聲告時揮牌而出其響如歌曲英廟朝有百金之賞翌日他童又爲希覬其聲

愈大攬上寢睡至當懲治純廟朝擇其善告者賞以十金憲廟亦有所賜余在史直時所見也

藥院課進

鄭甫獻晩錫為藥院都相時純廟方在靜攝中日御湯劑公必躬檢煎進通一年如一日一不闕進其誠勤可仰也前此敬獻金公手奉湯劑轎頭勸進至蒙恩譴鄭公則在於漸臻平復之時故用能從容展誠而因得員癇之疾云

壬申勘亂

壬申亂平後柳令孝源以巡撫中軍班師有一宰臣

言於稠中曰柳某成功而還當拜兵判也李文翼在座折之曰人之功罪自有公評何揚言如是乎若其無辜是爲幸也及夫論賞乃以多所殺傷反削其職麾下銅面將軍尹郁烈決杖於通衢人服李公之先見也

相臣儉朴

淵泉洪公當甲午國制着紙塗笠人以爲駭俗或稱其儉或擧其負或曰文人之所爲也是余所目覩而自歎其卓乎難及也苟無存諸中者何能發於外之如是也或者之言皆不識公者也

朝服換着

憲廟時大朝會雲石所着朝服新鮮經山所着極渝色舉朝指點其儉德雲石脫其所着與經山換着其儉奢須刻異焉人皆稱两公賢且善戲

都憲執法

趙輔國蕢永以憲長赴闕見路馬内多軒馬之攔入者命府隷盡爲驅出及對諸宰責其玩法人莫敢辨也當官者苟能執法舉皆如公何患庶政之不治也余伊時史官也班次見之尚今起敬

靈城名句

李忠正夔章字君則也以三行人赴燕在朝諸公餞於郊贐之以詩俱是名流靈城朴公晚至曰我武夫不知詞律當以俚語代之使勳府吏執筆呼而書之曰司僕正李君則冬至使書狀官燕京路三千里去平安来平安一座擊節傳為名句辛未冬其後孫鳳彬充節使行臺辭余於禁中直廬誦其詩而贐之

雲石良方

齒痛之藥其方不一故奏效隨而無常也趙雲石嘗與友人泛舟江上齒病猝發無藥可施但見流水滾滾取一器含而嗽之少焉痛止覺而為良方伊後屢

試屢驗及攷醫書果有含水之論也冬則叩氷取水夏則以氷沉水用其冷者陸續含嗽不終日而見差是乃趙公自得之妙而合於方者也

李公潦倒

李叅判文會爲左承旨以知申徐翼獻龍輔之生侄同餕羹飯於院中後三十年復爲左承旨知申乃徐相之侄憙淳也不覺悵歎曰曾餕令公三日之羹飯者不圖又在下位此說遂彰于世李公未幾陞資官海浮沉有如是也

朱衣前導金牌古風

唐宋故事學士入禁中則朱衣院吏雙引於前藝祖時學士李昉見太宗以晉王出入南衙爲引之朱衣者只一人而已以是爲嫌亦去其一也我國閣臣倣於宋制朱衣吏一人前引金牌時任用於引路而若與原任先進同班則先進奪以爲己道喜此所謂牌古風也金僚英根於余一用是例更無閣之閣中故事未有知者也

古風問安

宣傳官之尊先進較他尤嚴方外先進在閣內則每朝來告古風問安相臣將臣謂之大方外而至於文

兼許叅則受教廳風輪注說書曾經人乃許之閣臣不與焉趙儐鳳夏以文兼未得入叅及拜行首官也又欲為之則衆論携貳竟於帳前行之伊時廳規尚有可觀今則閣臣無碍入叅云

拜相時遞閣職

謹按閣志以文衡兼閣提者拜相則陞付奎章閣大提學云而終正廟之世此窠虛而不出聖意有在也自後未聞有行之者若有似此之人則閣銜必先遞之以余所見淵泉洪公大拜也先遞閣提並兼文衡而然也今乃引以為例只帶閣提人其於拜相也亦

先通其銜非定式也

先輩主見

金古亭致仁重卜後欲罷內閣擬爲遣奏而實對前日有一宰臣值昏通刺即徐公有鄰也乃以擧燭拒之三納而三郤則徐公排闥入而言曰方自公退矣上教謂以不可施者不得施也言訖即去公因達宵塊坐赴公時出袖中笏記支周一條而進即罷內閣事也竊惟內閣之制以其時看之請罷之論或可而使今日見之公必不直意於此間也

輔國提學

曾經兩館者陞輔國則拔於提學望例也徐判樞俊輔爲輔國而前望未整之前蒙點於弘提因應試役雖有俾望之路阻公格則遠矣

文衡提學

中翠微在植以原任文衡復拜弘提拈諭政吏曰我雖不似曾經文衡者也何其以吾排擬乎遂不出膺事體似然而該吏所言則曰提學副學互爲差除憲長諫長亦然即政格也文衡與提學縱無互除之例亦未聞相爲防限云近例曾經文衡不爲提學定式

藥院提舉每以秩高宰臣爲之經筵長後始擬後則
經宗伯者亦爲通望惟閣臣勿拘憲廟以後將爲吏
禮判之人俱得備擬自是其望漸弛也

雲劒之擬

雲劒之任在英廟朝則惟宗戚者爲之正廟始命擇
擬故以亞銓已經人備望閣臣將臣無碍也至憲廟
朝或因添書得差峻望也哲廟朝通經筵之人依例
爲之蓋此望之以宗室都尉首先古規也

經筵之通

古者同經筵之通擬十年不行趙翼貞尚鎭未經夲

衙而陞遷至崇品嘗於長堂政擬望於知經筵至蒙恩點銓官覺之以未通本衙陳疏請勿施工傳批荅之曰此重臣之曾前未通者誠爲怪矣仍許施行以此爲階後爲吏判

安東座首

安東鄉約甲於八道爲鄉任者俱是門閥人也嘗有一座首年高多病主守斥之曰何其老癃也對云鄭琢之兄安得不然乎鄭公即藥圃方在時相也於是大驚禮而謝之挽近爲其任者亦卿士也金公洙根之爲守也柳承旨致明以座首行公相與釐正邑事

而伊後則秩高者雖爲之不爲忠曆云

閣啓拔名

經山相公在内閣之首班以一門三世俱登問安啓辭引爲自謙俾拔其名余當爲首班以直學冒擬提學之上者亦爲不安依鄭公例拔之公式盈之舉也余辭尊之爲也所處雖異得宜則同也

着靴肖戒

駱西鄭公重厚宰相也余未科時陪話移時及退兩足麻木幾乎顛仆公曰此乃君之學力不足處也新着靴子入侍榻前久伏而起則麻木爲甚第當其時

將爲奈何勿忘吾言小心戒之盖公期待之遠也

厮人鞋制

唐時有凡厮之短靿鞋而未知其様我國賤者之鞵不一其繩鞋草履之外又有紙屨是野人之具而即東京古制也余嘗幼時見之近則絶無此盖俗風漸盛不滿於皮革而至用錦緞華餙殆無貴賤之分是可慨也

汗衫之制

尊敬之地卑賤者不敢出手故每用衣袖覆之是汗衫之所由作而衫亦不得太露也余於燕京見之朝

士公服俱有手甲其於迎駕時以甲覆手過則即捲以此推之敬謹之義在於斯矣近則廢而不行後生輩幾不知為何物古昔登上庠者用紅色汗衫云而無見於載記也

木枕最佳

王介甫云夏月晝寢方枕為佳若氣蒸枕熱則次轉一隅以就冷處其言真得睡中三昧也方枕者即木枕之謂而挽近其制盛行無人不備甚至年少名官毋論公私行每於出入時必持而隨之以作休憊之具此其習懶之致而盖數十年来事也

打鐘定時

哲廟朝議者以曉鐘鳴而城門闢嫌於太早留待天明始開趂漏赴市者難之乍行旋止然打鐘則不得進退也唐人詩云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說者云詩則佳矣但夜半非鐘鳴之時是為欠也可知打鐘自有定時矣

嗇於用紙

史謂晉人喜嗇王文康公嘗戒子弟云吾平生不以全幅紙作封皮是則非嗇也不欲暴殄而然矣余學文康者曾在湖南習知其貴故也歐陽公之說曰學

書者費紙猶勝於飲酒費錢誠哉言乎

名畫通神

家人嘗言每夜枕邊聞勸馬聲又出驢子鈴櫟響時有𤇆夫蹴起狀從為攪眠而無以知其所由一日方睡之際矇朧聽得認其出自屏間乃檀園金弘道所寫俗畫也怪而移置因為寂然畫之通神自古已然大同殿壁上水聲乃李思玄畫也

禪方近景

余嘗宿於梵宮夜深無寐散步中庭素月行空零露沾衣傍人為誦月午當天塔影圓之句及入方丈老

僧叅禪猫兒眠於榻畔因吟老釋晨同啖烏圓夜近床之詩俱實際也以若好景可為浮生得閒之資然奔走紅塵者悪能知之也

大阜島火

南陽府大阜島海中每於上元日有火如炬一起於東一起於西相與湊合便成大炬光迸燭水飛花星散飄忽閃爍洵為奇觀是日島之男女爭相奔走以光之大小占歲之豐歉也

南海神廟

湖南之羅州海邉有汪龍港是靈光務安對界也奉

南海神廟當享祀之日有數每自水中出大不可測舉頭波面鬚髩鬑如戟奮身驅馳迅如驟雨風浪隨而怒踴附近居民俱知為海神祭日肅然起敬名曰大觀自己酉後更不現形

永興黑石

関北永興府有黑石嶺嶺上出黑石狀如石炭而碎之則滑若膩膏土人取之塗於車轄勝似脂油果異品也曾見中土亦有此物車夫資於塗轄之用未知試於他處功效為何如也

咸興榩果

北関土風同於燕京故咸興所有櫨果味如彼産怪而問於故老則曰此種来自彼地梨樹亦然俱為好品故所以本處櫨梨甲於國中然土風若不同則樹性焉能無變也哉

義秀相似

我國海西之名區有義秀者天使朱之蕃見而悅之為刻自己像於石壁又題玉溜泉三字尚今無恙俗傳孫啼于此者以與彼地所有義秀相似物性有感而然余俱閲覧而果然一般景槩可稱伯仲也

九遷之地

謗傳南師古九遷痛哭其所哭之地在於鎭川邑治之南面云故余窮尋見之則以若凡眼未知合於堪輿而其實無足道也果奚取而至於斯哉世人癖於風水者滔滔皆然未有若是之甚焉則其爲屢遷竟敗豈非天厭所致耶地書有曰福人逢吉地是乃作者強自觧嘲之說也

天使題碑

梧陰尹公之墓在於長湍府余嘗歷謁果是天設大地留待賢者之葳也案對之峯宛如筆體又似金輦樣所以子孫多名流而出妃主也碑石題字即朱之

蕃書而善手可與名墓同傳也

耤田本源

太祖大王龍興之前所有田土在於松京及登寶位付之太常俾供粢盛是爲西田後來漸多浦落列聖朝每爲劃土添付垂五百年遵而守之建馨香閣爲官員任接之所又置東田於興仁門外十里地規模差遜於西也

閟宮祭享

景慕宮祭享時正廟每坐而待之見望燎之光然後始就寢室所以至今必於正時行祀莫敢少忽有一

差祭於顯隆園者欲趂翌日賀班藏事後疾驅入城仍呈封餕正廟大驚教曰百里之地何能迅速如是乎必有不祭之歎即為論罷由是陵園祀事亦莫遣誤也

善談故事

余直宿藥院時諸宰之祭候班者必來相探一日四五宰同坐李廵撫景夏亦在余曰諸公俱經文任而李台惟獨未能然騎判崇品則先之也金徵西在顯笑曰昔申相國景禛少時渡江中流值險適有卜者揚言曰將為文衡之貴人在此必無危矣時同舟者

俱非可望而申相則已登武科故胥不啻意指卜為妄及拜元輔也張谿谷歎曰申公今領三館事向日之言果符矣

掖屬降定

正廟朝尹碩齋行恁降定司謁名字尚在先生案李巡撫景夏憲廟時降定近仗軍士具服色守金乕門余之所目見也後為騎判亦可紀者也

守令擇送

翼廟軫念關北水災特以通列之臣擇差諸邑守令北青則洪公學淵鏡城則尹公聲大明川則梧墅朴

公惟會寧命於亞卿閣臣中備擬由是經山相公以直提學出為府使當開市周旋也金牌道前彼人驚伏曰大貴人也因而無撓交易蓋上國則金牌為引者只有一官而極清選故彼之欽仰有由也庚寅後金陵南公重卜元輔而鄭公薦擢正卿桐溪李公薦朴公授完伯後鄭朴兩公俱經北伯洪尹二公亦經畿嶺等伯仰想睿鑑有所預照也

都相習陣

古例各營都提調行軍門習陣純廟朝海石金公嘗為之挽近廢却不行今日若出令非違例也至於褒

懸亦然桐漁諸公皆行之而中間直之當予朝始復懸座之例然以營財之靡費未得續行之

太祖尊號

上之八年辛未長至日召見相臣禮堂下詢太祖太宗室追上尊號之節仍命有司涓吉舉行竊惟是禮即肅廟朝已行之例也蓋開歲壬申為祖宗剏業垂統之八回甲而況聖上重開止衛邦命維新其在報本追遠之義豈無揚徽闡美之舉也是故慈教所以載降僉謀為之純同也粵自明陵癸亥至今一百九十年之間寔為再舉之盛典則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凡在瞻聆孰不欽仰攢頌哉

太祖尊號謚號之別

太祖尊號謚號至仁啓運聖文神武正義光德定宗庚辰上尊號啓運神武大行後上謚號至仁聖文肅宗癸亥尤庵之論列聖謚號八字而獨於太祖室爲四字加上正義光德四字今上辛未議尊號而考見至仁啓運四字屬之尊號聖文神武正義光德八字謚號則至仁啓運四字聖文神武四字乃以尊號謚號互書也蓋尊號四字而先書謚號八字而後書例也今此尊號謚號之互書未知何義諸論不一或曰

國初號謚互書或曰文武每用於謚號議不定新加上應天肇統廣勳永命八字書之於聖文之上聖文以下八字以謚號仍用故也

尊號謚號之異

太祖太宗尊號只四字而世祖尊號則丁丑以承天體道烈文英武八字上尊號後又加上至德隆功四字宣祖以後大王尊號皆以八字為準

王妃徽號字數之異

烈聖王妃尊號皆以二字獨睿宗已丑貞熹王后加上尊號欽仁景德宣烈明順徽懿十字成宗辛卯加

上尊號元淑愼惠神憲六字

尊號謚號徽號與御牒所載不同

定宗庚辰上太祖尊號啓運神武戊子上謚號至仁聖文而御牒則載以至仁啓運聖文神武太宗庚辰上定宗尊號仁文恭睿而御牒則不載世宗壬寅上太宗謚號文武光孝肅宗癸亥加上謚號睿哲成烈而御牒則載以文武睿哲成烈光孝睿宗己丑加上貞熹王后徽號欽仁景德宣烈明順徽懿成宗辛卯加上徽號元淑愼惠神憲而御牒則無徽懿二字元淑以下以徽愼惠懿神憲載之燕山丁巳加上安順

王后徽號明懿而御牒則不載（與昭惠王后徽號二字相同故不載）中
宗乙亥上章敬王后徽號淑愼明惠而御牒則不載
（淑字疊出故不載）

謚號同字

世宗徽號仁聖而仁宗王妃朴氏謚號亦曰仁聖貞
憙王妃尹氏徽號宣烈而仁順王妃徽號亦曰宣烈
其時不察者也

四王謚號

謚法始於周而文武是也蓋周公之創制然王季以
上追王而不追謚猶用商人之禮焉稱太王王季者

也我國四王用謚又用尊號殷周之時禮儀未講至
唐宋粲然具備始有此禮歟文武二字本用於謚號
故太祖室互書尊號謚號者亦是也

謚號徽號尊號之别

古者尊號徽號無區别近例則尊號徽號謚號各分
而書之徽號內殿二字謚號之上又加四字者稱以
徽號與謚號同擧者也大王謚亦二字而其上六字
本是徽號也今則統擧八字爲謚號其加上追上則
統稱尊號

私謚

古者雖三公無謚而私謚乃行然黔婁之謚已自春秋時有之婦人從夫謚而婦人之别有謚自周景王之穆后始而周穆王之衰淑人已先於此宦官有謚自東漢之孫程始蠻夷有謚自東漢之莎車始老泉說無爵而謚自東晉始晉渡江後用王導言命無爵者予之謚處士有謚自苻秦之於張忠公孫永始

致政銜圈

聖上辛未冬因太室尊號事大提學差出去奉賀桍溪以舊薦入圈承特敎也又命致政人有合於薦謹者一體圈點之意著為定式蓋懸車者無礙於卜相

則其於衛圃可以爲援也徐公命膺雖爲休致相卜
衛圃連爲載名是乃正廟朝事則非今刱例也

椧溪復園進說

辛未命行衛圃上曰尹定鉉文學何如領相金炳學
曰博學强記主於從順經緯經史至老不倦右相洪
淳穆曰文章而自有典則聰明而亦自博洽顧今大
耋之年猶爲好學上曰予亦熟聞其如是矣領相曰
此臣之未拜此職雖緣致政之故今其復入是圃實
爲之幸甚右相曰以若文學宿望豈可不爲是職而
特致政休退今已數十年故矣上曰故判書尹行恁

亦善於文章予領相曰不但文學之邁倫正廟朝春塘臺動駕時以承旨陪扈自青陽門奉書傳敎至于降輿時浩穰辭敎無一差錯其聰明有如是矣右相曰尹侍郞之聰明亦趾其美平日看書過目成誦其論故事以文而不以言誦傳幾十行每容易也

九十老人

古人云人生七十古來稀然則享年七十尙以爲難況八十而至九十者乎余生未滿六十而三見九十老人洵盛事也兒時曾瞻敬獻金公科後謁澁泉金公暮年陪經山鄭公於姻戚之間俱以宿德雅望推

重於世則人之所景仰者非獨為其邵年也昔宋相
文彥博以九十元老重拜平章事儼立朝班少無倦
意契丹使者詢知為潞公却顧敬禮史傳載為美談
若三老人之齒爵可與潞公並驅而惜不令外國人
見之也

九十字頌

聖上壬申元老鄭經山相國九十歲也月城李裕元
獻言曰壽者脩也與金石同其脩也昔劉太尉寔篤
學不倦壽九十一文忠烈彥博出將入相壽九十二
顏侍中合以孝聞壽九十三劉文靖健行淳履正壽

九十四榮逸士啓期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壽九十五
應尚書大猷有子八人孫曾六十人壽九十六蕭太
史德言袠次百王事贊帝德壽九十七高中書允年
漸期顧知識無損壽九十八陳道人元植好積陰德
壽九十九皆周漢以後逮皇朝善人也有其德故享
其壽今相國之壽將無窮也先以九人之壽叙之復
以九十字仰頌九五福之一頌曰維經山老人九十
延歲壽不倦篤于學出入將相首其孝則誠敬其行
也淳厚鹿裘兮鼓琴疇與之為友曰子子孫孫式克
昌厥後袠次百王事日贊我聖后期顧識無損積德

祉多受兩國之人瑞在家之耆壽視此九老德古有今亦有

五世大耋

朴謦郎嘗之玄孫八十三歲長子琛八十四歲次子璡九十歲季子珩八十歲珩子承任七十九歲承任子漉九十歲漉子澮九十二歲

東國老人

黃烈成守身李文忠元翼鄭文康膺年八十八歲李孝節賢輔尚成安震八十九歲尹海恩履之李判書光廸金敬獻思稷金淵泉履陽九十歲尹獻懿金孫

安翼忠潤德高翼莊荊山李知樞垌朴判書桼九十一歲黃翼成喜宋知樞純宋判敦賛黃判書欽九十二歲趙文節元紀元判中混辛靖憲啓榮九十三歲李知中震篢九十五歲李孟傳閔文莊馨男九十六歲李知敦久源九十七歲尹靖僖絅九十八歲

八袠持制

在昔鼇恩君嘗過回巹而遭内憂人不爲衰而謂之榮也今者鄭公憲容亦經回巹而遭内艱俱余所聞見者也公之内外皆年迫八耋其妹之齡亦七十餘矣持服之日準九耋之經山相公在於族姪之列尤

稀貴也禮經云七十只製衰絰謂其篤老者不可執喪也而公則不然一依禮制行之其精力可仰也

病同古人

余喜說病每被人之嘲笑然果於五十前則身旺無病五十而始患痁疾翌年得爲讝𧨐自是以後眼與耳俱不明每誦梅聖俞贈漁父詩所謂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聞風水聲者是也說者謂梅公患肝腎風蓋肝臟熱而腎臟虛故聰明從而受損也余之病情殆同於聖俞也

平生難醫之疾

已酉余在灣府聞憲廟昇遐之報得怔忡症十年不差癸亥在閩北又遭哲廟昇遐此祟成痼見急走之伻輒驚動不能言每見書緘心神不定雖扁岐復生此症難痊矣

究竟皆同

余嘗作登峻嶺詩初句云先行勞苦後行遲畢竟相逢止宿時每誦此句於仕宦人曰凡於官職差先差後固不足爭也上峻嶺時先者速而後者遲然終到休息則同也蓋其緩急勞逸在我所處而已豈庸他求哉先輩有言登科早晚皆有所定而其於從官雖

營營逐逐其究竟則同入於判義禁吏判之望云者果爲違論何必較計於其間也

吕對大臣入叅

憲廟初吕對有取稟以閣臣秩高人爲講官間五日大臣一負入叅事筵奏定式後哲宗朝亦遵而行之其初定時李桐漁語人曰大臣從此無可尊之體矣人恠問之對曰人君之敬大臣以其罕接見也上下有岨峿之意然後其言相孚而今也間五日一接則上下煩褻雖有昌言嘉謨何能格天乎余少時聞之身親經歷尤驗公之言

應對敏速

宋人筆記云寇萊公與同列戲曰水底日為天上日難於其對楊大年應聲曰眼中人是面前人稱為的當我東金哉哉周默善於對耦時金谿判邑均拜錦伯乃於餞席酒暈上潮客嘲曰錦伯紅求對於哉哉則曰羅仲素一座大噱余於六七歲有人戲云肩是黃口小兒遽應曰君乃赤眉大盜幼時所道固無足稱也

愛狗成癖

昔者陸機以黃耳傳書李奇以白漾善櫼以余所見

趙翼貞老癖於狗養於座側一日狗病邀醫見之則曰身是御醫公遜辭而遣有一年少名官来謁公於語次誇狗之肥大名官曰伏日不遠可悶也公怒責曰老夫所愛者君何言之輕薄也時論皆咎名官盖以率口之辭忽於敬長之義也

名馬狗主

徐攄使春輔餇一馬絕大善步能躍東門外石橋川名於國中公歿之朞不食而死公之子念淳等憐之埋之於公墓側雖犬馬能識其主而為子孫者亦致其愛如此

打鼠有忌

古語相傳堂后鼠打之則不終日而有事是乃史官之所効禁者也李判書寅皐爲注書時不信其說戲打走鼠日晚果以微事至當對理之擧雖或偶爾之致俗諺似有来歷也

世傳禮記

白沙先生嘗分編禮記以青紙粧衣黑布爲匣坐不離榻行輒掛鞍而丁巳按瀋之出猶不釋手云此載家乗者也然而其書不知下落年前有来賣者余偶然得之始知爲先生物仍度宗家而深幸手澤之不

泐也

東土古蹟

檀木神人爲東方君長之鼻祖也其所祭天壇在於沁都三十里之海邊以磈磊石疊成一座高壇上可坐數十人高可百丈閱四千年一石不壞苟非神助曷能致此登臨放眼登萊諸處宛然可按也壇名塹星下有傳燈寺

牧溪鄉居

牧溪李公勉昇以善居鄉稱焉一日出他歸路逢遊山之士班荊與語其人曰吾聞牧溪尚書之名委訪

觀之違於所料不見賓客案上無一卷冊予豈閉門讀書者乎自囊中出一紙曰是吾遊山記而錄其事者也公曉之曰吾果李某而適因婚事掃除家舍案無書冊也因覓錄紙燒而後已前輩之畏文士筆端如是也嘗值都下穀貴訛騷興爲拜公秋判閱歲不逋以其能於彈壓而無撓也

緼衣難於秘蹤

余從曾祖叅判公敬養承命按廉入村家主女是夜分産請公炊羹飯公渾米藿同炊主女交訕男丁自外而来知其故熟視公拜伏請罪曰使爺前無識村

女觸犯嚴威近者荷澥任公暗行到一店小兒輩爭呼曰御史来矣公詰其故兒曰馬摘鈴安得不知盖驛馬本不懸鈴故也先輩之膺是役善於秘蹤惟梧川靈城諸公能之云

名筆有手巧

白下尹公淳多手技善東華嘗於少時其大夫人賃人針線不及期将受困公請代勞翌朝獻之則縫品非凡家人皆驚近年青松下申紫霞俱能東華尹三山申宛丘皆工於粧貼而三山則倩人毋子見其刓毁必手粧而送之癖好然也三山名師國也

詩嘲丞相

純廟朝有奏對之事三相會于備局琵西李公時以叅贊在座諸公與之共話移時不得退際有入侍之命三相俱覔溺器屬琵西作詩乃朗吟曰一時浮動膀胱氣三相齊呼溺器來一座大噱至今因詩想像亦令他人不禁笑容之動也

書法相較

尹三山工於書深得率更體真鐵畫也竹石徐公榮輔時任文衡而書人金石請正於三山則受置篋中及其來覔也公投之曰不堪書户牌之手有何碑碣

之可論哉竹石慚而歸宣言於朝曰尹某以若筆法尚未書公家碑版大爲欠事吾今撰遲遲𡺾碑文書寫官殊以尹某差下好矣朝廷從其言竹石笑曰三山雖斥吾書法猶爲吾之寫手先輩之於文筆其務勝如是也尹公之書不讓於徐公而擅名則未及幸與不幸者存耳

黃嫲故事

正廟嘗於行在所命膳夫進魚子飯鱉裙湯海菜羹膳夫不鮮其名請于碩齋尹公則曰海菜卽甘藿也魚子似是粟米而鱉裙則不知也又請于錦大李公

家煥則曰黃嬭故事云新栗煑成魚子飯東瓜煎出鱉裙湯魚子卽新粟之謂而鱉裙乃東瓜之稱也

藥槖紙

正廟朝內局製藥以進上觧槖覽之御手屢槖不得如前命醫官槖之又不得更命院吏亦然招藥直試之隨手依舊上大稱善陞其人於吏窠以若賤隷些微之能猥當至尊鄭重之褒可謂至榮矣

卜筮之書

從古龜蓍之卜寔權輿於周易而易之爲觧其門不一象數之外有焦易京房易來易矣說者謂善通來

易可以盡千古人物此辭近於夸誕而惟易林最神

所具爻辭無一虛發豈不奇哉粤在龍蛇之變柳西

厓每以此卜吉凶於八年之間多有異驗云爾

靈棋經

李碧梧公時發當壬辰之役召募勤王後辟白沙公

本兵佐幕又從梧陰尹公屢建功八年之間每以靈

棋經卜家國之吉凶即劉誠意所撰佐明太祖者也

其時去古未遠知之者鮮獨公得之三百年尚傳余

曾一借玩經謄諸黃紙棋霹靂棗造十二枚

諸大臣之會時適憫旱皆言某日當雨盖指辰巳日也心庵曰當於火日而後果驗公非致意於術數而以水火相射之理言也至若天道聖人之所不言而近日稱以占驗藉為惑世者是不逞之類也

倭國外務省

辛未春倭差来獻書契曰渠國倣大清揔理衙門例将設外務省云盖中朝之揔理衙門者為照管西洋各國事務而建也此而倣行殊為可哂以其無例防之又書契曰令始設焉則是為例也無是事之前安有是例彼之文辭比前稍勝然務華少實是其習俗

而至於書畫亦然也

漂船芭蕉

余曾記琉球漂人矣辛未秋得見湖南報辭稱有琉球船到泊黑山島海邊者探其形止則云是為賀芭蕉供其御用織造而往還之際致漂也中有官員與士人髻插兩簪又有寬永通寶是其國所用錢想與倭人通用也多儲洋物似與西國通貨也人數為二十二名矣蕉布曾一見之非是殊品而猶為國王衣製之供也

胡人畏痘

北方胡人勿論老弱喜食羶酪故以致内熱壯者好眼大黄小兒最忌痘症熱則難治故也每以不花作名字葢痘險面麻者謂之花面則不花是其頌禱之意金元諸人多有是名也夫痘之爲疾上古則無焉故素問難經等書竝之勿論自馬援南征後始入中土而今成天下大同之患何獨北胡畏之天下皆畏也近有種痘之方未知奏效何如而人工豈能勝天賦哉

店女知禮

余於求山之行甜公山店幕店女備飲饌於一所余

問其故對曰夫死奠之余曰然則何不哭爲對曰大
賓入處故不敢其女年過五十餘矣能知奉上敬夫
之義甚奇之厚給而發曰湖中果是士夫鄉也此必
是班家廊屬習見禮儀而然可以居矣遂占鎮川草
坪之蓮村

原任次對

月六賓對也毋論時原任同爲登筵各有所奏例也
而挽近原任大臣之不參有違古規矣憲廟以是屢
煩飭教余以知中亦傳上諭於粱齋權公而終未見
其入參由於俗習也當予辛未余在常藥之任同時

相入侍於次對顥樵進中顧余曰原任有所奏予對以無之然後始舉所啓金公則能守體例也

相業問答

祁堂訪余於山榭為言歷拜經山則曰相業不難在於簿書期會而已是即海石金公為相十年不欲更張而事業惟已已賑恤及壬申勘亂是也而不求赫譽之謂也余復於祁堂曰昔崔明谷問為相之道於南藥泉答以為事到手頭處之而已味其意則刱新不如仍舊之為好必是藥泉矯明谷所短而發也今此鄭公之言推本於此而然歟明谷崔公錫鼎也

大臣棄子第游行

甲辰先文貞公在畿甸年少名官囑余設船游於天一亭時鄭周溪曺烔巖趙星山諸公皆至聲樂亦備經山公抵文貞公書曰年少輩之游戲江上何不禁制乎文貞公責敎至周溪及余止宿一處不得與游諸公亦敗興早散當時傳以為美事

樞衙漸褻

閟宮基址即相地官韓命鵬之所卜也土圭着審則泮峴為其龍脉而以其行路恐或低縮來設磚石以護之正廟甚嘉之特除五衛將一世榮之仰惟聖意

其於是役靡不用極而地官賞典惟是樞衡則其貴可知今乃常品賤流舉皆為之名器斯褻推可認也

疏章之式

古者疏本只言其事因而成章矣皇明以来王錫爵葉向高諸人最稱精篤後風習漸變舉以蔓衍之詞專事飾讓其告君之辭不當如是也我東則疏槩之規亦失古意昔則數行為之不見原本而知為某事挽近大槩過為草率未知以何事治其疏惟大臣劄槩自前簡要也至於苦由之疏古則堂上官亦為之正廟以無防限定以二品近日遵行也

瓷器古製

高麗所産瓷器擅名上國貯食不敗所謂秘色者也中朝人有言曰凡物之爲天下最者即江南士夫京師婦女蜀錦端硯高麗瓷器是也以此看之其貴可知游觀金公嘗示余以一古器雲雷之文如新色采奪人眼光大盈於尺此乃舊製非近去之所可爲而箕城聖廟修理時掘地所出者也又於養研山房見一墨缸大可容水一升而哥窯之文奇異老人曰此古判書具允明家物而舊産嶺南云

千壽硯銘

乾隆皇帝壽躋七旬自稱古稀天子爲宴老人於殿庭名曰千叟宴我國亦遣使稱賀帝命賡詩賞之以硯故謂之千壽硯也余曾得之養研老人銘其背曰古稀帝千叟宴詞翰臣寵以硯流東方此其一得之者昌而行

羊毫真品

尹白下奉使還得來一枝羊毫寶而深藏不見人處用之圓嶠李公竊得試之因爲購用自是之後筆力稍軟云紫霞老人嘗言赴燕時得羊毫中筆可大可小無適不宜三十年不禿尚在硯北矣余未之信後

於燕京逢一士人贐以一毫年久不秃果如老人之言是果真品而外他購得者皆贋也

好墨古製

文房四寶中墨之爲用雖大好品未易得也宋人李廷珪工製墨其墨沉於水底能一朔不壞云其品可貴而近則未之聞也星田呂縉孫善書畫之人贈余古墨一丸即方氏譜中所載之板而玉璽㨾造成四破分一者也磨之清香滿室光彩如漆以小敵大用之十年未知李氏之品較此何如也

東國墨品

我東之墨最稱海州以其材料之善也余躬自監造春秋所製者每佳惟印板之時必須速乾不爲腐傷然後合於品也俗人乃言一墨之體上劣下優者兩料付成之故是誠瞽見也灌油亂擣付板印出何能間其優劣渾合成一有如泥土之易粘者乎又謂烟煤之取也遠者淸而近者濁其說亦陋矣蓋以油品之好否定墨材之高下則何論遠近也其爲劣品多用魚油而然十聞不如一見也

古無周紙

先王考嘗歎俗風曰文房之具亦異於前今之所謂

周紙出於英廟朝後古則白紙截爲三四折疊之葉頭隨手任用所以古簡帖上有小樣折紙之付者是也此後則又將何如到今見之毋論某紙舉皆聯用至於色紙唐紙靡有不及書簡封皮亦有贈遺皆古之所無也

各樣扇子

我東摺扇之制甚便故皇明成祖須行天下由是團扇之用漸罕也 英廟朝扇製有僧頭箑蓋漆其矢而付厚紙匣以青縇長盈於尺其樣修而堅固也余欲依樣造成而其本絶無後得於古家製而行之近

日衣袖變狹扇隨而小反不及於沱箑所謂沱箑即斗室相公爲完伯時所造者而長僅五六寸也物之變易係於俗尚然扇之太小亦未適於用也

影窻濫設

影窻者爲取其明而即大內之制故私家不敢爲之余於幼時見王考寢室無此製晚年以眼昏只設於一戸而未得遍施近日則至於軒檻舉皆粧之不知爲僭而由於習慣也惟李文貞穆淵能守古規始終不變時稱爲難然近又有黑窻甲窻其弊不可救矣

大小轎子

皇明之制四人所舁曰大轎京堂以上乘之一自豐
恩國舅贈来我國亦乘荷屋金公奏請定式崇品始
許之違者有律又有所謂繩轎者舁以两人而古則
無之也曾有臺彈屢煩朝飭然使於行程貴賤俱尚
故無以禁止以至餙㨾漸奢價爲數百金余叅韋行
也路見内官乘有屋繩轎横行大道奏聞勘罪令則
渠輩於公行不敢乘之

帶綬圖章

古之人有官爵則必有圖章漢之關内侯假司馬等
印是已所謂肘後斗大者亦此也我東亦倣其制帶

綬具圖章曰某之印每於跡章印之中古變為角觿懸之綬內繫於帶鞋曰鞸綬始繫正中以象帶垂今變在左非舊規也

人微言是

余家故吏嘗云章服諸具中鈍莫如犀帶藩任水土中旁莫如嶺南而每聽諸公之論絕無為嫌者蓋犀帶是穹階也嶺藩即腴任也以其所欲者大故不暇他及而然余於其言切切歎服不可以人微而忽也

觀劇詩

養研老人觀劇詩曰高素寬宋興祿廉季良年興甲噪海陬狂

歡引我暁詩因淋漓慷慨金龍運演到荊釵一鴈秋
又曰春香拾得眼波秋扇影衣紋不自由何物龍鍾
李御史至今占斷劇風流又曰春簇優塲錦繡堆聲
聲動鼓且裹佃嬾粧倦睡慵針女誰喚墻頭一字来
又曰看殺何甞但名士藏身到處惱人精伶官去後
庭如水寂寂鸎聲燕語回余聽高宋年金四唱而高
八十能唱金則調近歌詞故老霞似稱之而廬唱寂
後聽之不讓四人也蓋此五人者俱有名於一時而
俗以年唱為優云

別房回婚

洪公耆變即蓋豐國舅之大人也年滿八衮人稱多福而耆值別房回婚之日家人奉觴獻賀洵人家稀貴之事也正室回巹有非人人之可期者而况小星乎宜為一世之所稱也

馬逸致斃

崔弘德拜防禦使當肅謝日下馬於敦化門外馬見門扇之闢一躍直入鞍具俱碎為其銜撞於西夾門棟樞故也由中日閣入永肅門橫馳于映花堂前衛士欲捕之則超越白蓮池勢甚猖獗竟以火箭斃之上下俱怪卒無其驗

馬入衛内

哲廟動駕時有一朝臣馬横衝衛内致鬧輦後乃户判所騎者也徐石帆嘲之曰馬逸衛内而能生出者爲是趙心庵馬而其價殆高之故也心庵聞而笑曰敬祖之言雖如此吾豈有徵價於衛卒之理乎終不置懷余伊時聽而公言而認其品性之懸殊也

七星魚

深北産異魚狀如玄魚額上有七孔象斗宿様因以名之小兒新生烹其魚而浴之云是稀痘方也或有驗之者而余則姑未試也

瘇證虛實之難

余家有一故吏先王考從事禁衛時入侵本營者也余辟此營其吏尚在眼昏近盲故問之則曰渠以海石金公僃入受公之訖眷公之孫有渊於渠家當其患瘇也虛實難辨一醫擬用紫草茸一醫擬用蔘附稟於公公曰從若見試之歸煎兩劑置諸暗室中隨手取而試之果值當劑而効因此眼昏到老不差云由是言之瘇患得失俱是命也其吏姓名全壽範也

西溪春帖

朴文節公不耽官題春帖曰青山不改色流水不改

聲唯願主人翁不改幽棲情余依其韻揭之曰山改春秋色水改今古聲四時不改者唯有主人情

金竹泉篆隸

金竹泉篆隸多見於樓觀松京南大門咸興樂民樓無非遒健非今人之所作而嘗過恩津江鏡倉三字最爲古雅恨未能搨得一本

地術之誤甚於醫術

先輩之言醫理地理俱不可廢然醫之誤投劑猶可以他劑救之至若地理一入不吉之地其害不測顧醫止一人葬係全家兩術雖等地理尤不可妄恃古

詩曰臟腑能言醫人面如土山川能言葬師不得食

求山往還

壺山朴公問余所居之鄉對以嘉梧洞公驚曰我於年前求山之路登磨峙嶺上瞭望則所見無非深山錐谷仍卽復路曰雖有大地非弱子孱孫計也君居此地妄矣余笑而應曰古人入山惟恐不深苟能留心鄉山則羊腸之阻釼閣之險可以視若平地如其捨身輦轂則黃山之勝天台之奇俱無足語此可與知者道矣公頷之

惡地師

廣州居李姓地師常言於余曰朴判書岐壽善於求山費累鉅萬一地師得一地皆曰吉地將行緬禮其開基也得古人石金井羅麗舊物也大喜過望因其坐向穿穴之際又有一師挾一門客欲為術能百般設計畢竟毁破石金井改其坐向而葬之其後多見敗咄咄不已大抵吉地之違坐向反不如不得吉地有如此地師之善惡不可不察

趙夫人之量

余少時拜歲朴公岐壽於苧洞茅語次問論及家舍好否請曰後日此舍欲賣於僕乎公笑曰當不為食

言矣後十年公已捐館余亦忘置丁巳余所居舍見賣廣求新舍苦不得偶然送言于朴公夫人趙氏乃一言即諾曰君子在世時所囑於我而待以許賣者也盖朴公之有信於後生其夫人之能奉君子遺囑世皆両賢之

朴夫人識見

余於年前因事治疏也岳母朴夫人責喻曰人生在世無若安其身而已何必為身後名甘當目前苦乎至若為國大節固非女子之所可論如其含默之地不必無事中求事余素知夫人識見之高明而不意

八叠郎年有此格論自是每當一事輒思其言

洪知府斆作宰

有問作宰之法於洪公養默者公曰張傘必遠則馬無驚鳴騶須頻則輪得便爇草使近則吸可遲如斯而已其人曰治民如何曰此在自得不可學人蓋公有龔黃之風鳴於一世而荅人之說近於諧然究其語意歎無可教之人也治民之法豈可教而後能歟

大官詩格

朴壺山詠蘭末句曰花中五色黃爲貴獨殿羣芳晚節香經山曰此句可合大臣之作而若非獨字則其

不能成格乎鄭公之於詩文最禁孤獨等字然猶許可出也余少得一聯曰園葵到老猶傾日山菊初生已傲霜晚覺已字之未穩思欲改安而不可得或以便字代之欲就質於經山公

看花有法

林下廬舊有一株花其色鮮紅可柒較他無與爲比後雜儲於衆叢中則色爲漸減非舊日容怪甚問于種樹者則曰奪於衆色也余乃恍然曰古詩云獨樹花叢自分明又云李白桃紅千機錦其氣像之孤高華麗各占一境推可知也余於千機之中不能辨一

枝之明曰人之言始乃覺之其於邵堯夫所謂吾儕
看花異於人者能無愧乎

八月梨花

余於沁都曝史之役時值八月見行宮後園梨花方
開鮮明可愛記之行錄詫異於人追閱東岳集亦有
沁都仲秋梨花詩抑秋燠則花開常然乎唐人小說
記紫花梨曰此梨産於真定之太白南溪而供於內
庭和作御藥云其種雖貴未知一年能再開也

五世石榴

林姓者居仁王山下家有石榴一株五世所傳也每

天寒蔵於室得以作百年物也人識其無益而護之愈力羣芳譜所無也

藤葛之異

愚太古宋神僧清珙之徒弟也母死負其屍將葬於砥平龍門山行到山谷為藤葛所絓顛仆在地因手搴藤葛而祝曰其勿施于此後葛雖蔓延而不犯於此谷至今猶然云

秘琴里

天摩山後麓有鄭世窓舊基名以問莫洞即使人不須問之義也其溪山之勝由洞口穿出三十里始見

大路傍有埋琴爲標處是謂秘琴里亦一古蹟也又有不棄洞侍子洞究其命名之意則惟恐其入山不深而擬爲傳後之計也

不動樓

鍾峴陡絶處有一古舍而稱以好基地俯瞰長安眼界豁如也眉叟以蟾溺書如山不動四字古篆於石柱右𢏖以半楷寫不動樓三字揭之樓楣其舍後壁有水仙圖卽尹孤山善道之孫所作而丹青尚隱隱於塵霾中傳以爲一或毁傷其主不吉云豈其然乎





